

第八章

明都督俞大猷討海寇林道乾，道乾戰敗，艤舟打鼓山下。恐復來攻，掠山下土番殺之，取其血和灰以固舟，乃航於海，餘番走阿猴林社。相傳道乾有妹，埋金山上，有奇花異果，入山樵採者摘而啖之，甘美殊甚；若懷之以歸，則迷失道，雖識其處，再往則失之。——《重修台灣府志》¹卷十九



打狗山，後稱打鼓山，或鼓山、柴山，光復後改稱壽山。圖為從高雄渡輪碼頭望向壽山。維基百科提供。

萬金發才剛說完，屋裡進來兩個人，前面一位身形魁偉，面如重棗，相貌堂堂；後面一位中等身材，臉色枯黃，鬚髮微卷。萬大明一眼就認出來，後面那位是病尉遲周道存。

「大哥！」他才開過刀，聲音微弱。他知道，前面那位一定是郭懷一，但病尉遲怎麼和郭懷一同出現呢？

「兄弟，我知道你的事了。」他指指那位身形偉岸的大漢：「這位就是郭懷一郭大爺。」他本來要說，「這位就是你要見的郭大爺」，由於何斌和安娜在場，他技巧性地改用中性話語。

萬大明掙扎著要起來見禮，郭懷一連忙制止：「千萬不要動！」他聲若洪鐘，舉手投足都帶有威儀。

郭懷一轉身和何斌打招呼，他本來就對何斌沒有好感，見何斌身穿荷蘭服裝，更覺得厭惡，他面無表情地擠出一句客套話：「好久不見。」

¹ 《重修台灣府志》，乾隆十一年（一七四七）范咸修，十二年刊刻。道乾殺番、藏金傳說，起源甚早。關於殺番取血，康熙三十三年修《台灣府志》即有記載。關於藏金，康熙五十九年刊《鳳山縣志·藝文志》有邑庠生施陳慶（茂才）作〈鼓山行〉，自注「舊傳林道乾妹埋金此山」，可見至遲至康熙年間，林道乾藏金故事已成形了。

「我們的確難得一見。」何斌的表情和語氣都十分輕鬆：「你大概覺得奇怪，我和大明爲什麼都作西式裝扮？我們昨天應邀參加紅毛城的酒會，爲了改變荷蘭人對大明的印象，才建議他穿西式禮服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何斌解開大家的疑惑。

郭懷一指指躺在床上的萬大明，問何斌：「聽說他是被追捕海盜的官兵誤傷的，您和他在一起，他到底是怎麼被打傷的？」

何斌不知怎麼回答，他不能說實話，又不願說假話，正感爲難，安娜勇敢的站出來：「應該是丹克爾上尉幹的！」

這話出自荷蘭姑娘安娜口中，令大家錯愕不已。安娜繼續說：

「丹克爾已結過婚，還死纏著我不放，他知道我喜歡大明，就三番兩次地害大明，上次誣告大明的是他，這次槍擊大明的一定也是他。」

安娜公然說出她喜歡大明，讓何斌以外的每一個人感到不可思議，特別是郭玉鳳，除了覺得她大膽，還覺得像針扎般地難受。

安娜公然說出萬大明遭到槍擊的原因，她的是非分明又讓大家敬服，特別是何斌，這些話他不便講、不敢講，沒想到安娜替他說了，而且說得那麼明白。

何斌知道郭懷一對他沒有好感，他又兩天一夜沒睡，借機向郭懷一告辭，安娜只好跟著他離開，剛要踏出門檻，她又折回來，走到床邊，俯身對萬大明說：

「到了明天還不發炎，你就沒事了。我會爲你禱告，你自己也要禱告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，我說一句，你跟一句。」她跪下來，虔敬地向上主說：

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」

「我們在天上的父。」萬大明以微弱的聲音跟著。

「求祢讓大明得到醫治。」

「求祢讓大明得到醫治。」

「讓大明見證祢的榮耀。」

「讓大明見證祢的榮耀。」

.....

禱告在「阿門」聲中結束。這是萬大明第一次禱告，向穆尼閣問學時，萬大明並未入教，也從沒參加過彌撒儀式，當安娜說「把一切苦難交給上帝」時，他覺得一切恐懼離他而去，不知是什麼情緒，他竟然落下淚來。

安娜擦擦他的眼淚，溫柔地說：「我走了。不要怕，上帝與你同在。」

萬大明低聲問：「我們什麼時候再見面？」

「上帝會安排的。」她說這話的時候燦爛如花。

□ □

萬大明的傷口並未發炎，一方面是開刀時消毒完全，一方面是少林秘傳刀創藥的效力所致。大凡受傷，只要不發炎、不發燒，通常幾天後就能下床。萬大明沒傷到臟腑，開刀後第三天（四月二十九日，陽曆六月八日），已能正常起居，當然了，他的右肩還在腫痛，連帶著右臂也不能動彈。

這天午後，郭懷一和病尉遲進入萬大明的房間，三個人開始密談。萬大明開刀以來，兩人常來探望，從他們口中，萬大明才明白爲什麼病尉遲和郭懷一會同時出現。原來病尉遲逕往麻豆找郭懷一，說明萬門老公來找他的目的和光復大業有關。郭懷一是個血性漢子，就擱下麻豆的事，不顧一切地偕同病尉遲回來了。

這天下著小雨，天氣涼爽，三個人圍著一張小方桌，看似品茶閒聊，其實在聽取萬大明敘說一個大計畫——

□ □

「一年前，我們大哥萬禮派我到暹羅考察。漳州、潮州一帶，很多人到暹羅謀生。當時韃子的勢力還達不到漳州、潮州的偏遠地區，我們不願當韃子的臣民，希望在韃子有效控制之前，將萬門弟兄拉到暹羅。

「暹羅地廣人稀，物產豐富，的確是個移民的好去處。我在暹羅結識了一位老道，有天酒酣耳熱，他說出一個聽自他父親的故事。

「那是八十多年前的事了，當時老道的父親還很年輕，有一天，一群壯漢簇擁著一名瘋癲的男子找他祈禳，詢問來由，那群壯漢直言不諱地說，他們是海盜，瘋癲之人就是他們的首領林道乾。

「當時林道乾在東南沿海一帶令人談虎色變，但在暹羅，卻沒人知道。老道的父親問那群海盜，他們的首領林道乾是怎麼瘋的？海盜們說出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。

「海盜們說，他們原先盤據澎湖，後來遭到俞大猷的追剿，只好逃到台灣，在打狗山附近登陸。因爲不熟悉地形，登陸時五艘船有兩艘觸礁，林道乾的坐艦船側撞裂，另一艘也撞得漏水。

「林道乾心想，俞大猷遲早會追過來，必須趕快把船修補好，前往暹羅。暹羅的華僑以潮州人爲主，他們這夥海盜都是潮州人，自然而然就想到逃往暹羅。於是林道乾傳下命令，全體動員，用纜繩把觸礁的船拖到岸上。

「當地的土人趕來看熱鬧，他們從沒看過那麼大的船，也沒看過漢人。或許覺得好玩，看熱鬧的土人紛紛過來幫忙，一會兒工夫就把兩艘船拖上沙灘。

「海盜們發現，海岸一帶盡是刺竹，缺少良材，再說，即使找得到良材，從伐木、曬乾到鋸成木板，也緩不濟急，於是想出一條毒計。

「古來修船，除了正規辦法，還有一種應急的偏方，就是用石灰和上獸血，填補在破損處，只要破洞不大，倒也可以應付一段時間。石灰和上獸血，韌性增強，受到海浪衝擊就不致碎裂了。打狗山附近石灰石不少，在土人的協助下，才幾天工夫，就燒出幾百斤石灰。

「海盜們將船上的酒搬到岸上，又取出魚乾、肉脯，招待土人暢飲。土人何曾喝過烈酒！在海盜們有意灌酒下，很快就醉倒了。林道乾一聲令下，把前來喝酒的土人制住，先一棍打昏，再刺破頸部的血管，按在空酒罈上取血，不一刻工夫就殺了二十幾人，取了兩大罈血。

「他們並不需那麼多血，把剩餘的一刀一個，全都結束了性命。他們又一不

做二不休地殺進部落，以免沒來喝酒的土人前來報復。

「把船補好，林道乾命人到他的坐艦裡抬出無數金銀，把銀子分給大家，把金子裝了十八隻提籃，對大家說：『我們到了暹羅，帶著這麼多金子會招人覬覦，不如找個地方埋了，等風聲過了再回來平分。』部眾一向聽他的，哪有什麼意見？林道乾帶著幾十人登上打狗山，除了抬金子，還有人扛著鋤頭、鐵鍬，另有一人挑著兩罈酒，預備埋好金子痛飲一番。

「林道乾的妹妹林金蓮，一向和哥哥同出同進，上山埋金時，她也隨同上山。但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！兩個多時辰後，林道乾單獨一人倉皇奔下山來，二話不說，要大家立刻揚帆出海。

「等到駛進大海，林道乾才凝重地對大家說，他們剛埋好金子，突然陰風大作，只見一名媪姨（土著巫婆）在山頭施法，四週的石頭頓時朝著他們飛過來，要不是他略諳禁制咒，早被亂石打死了。

「一個月後他們到了暹羅，過了大約半年，林道乾得了瘋症。部眾們認為，是土著巫婆隔海作法引起的，大家都很害怕，聽說老道的父親法力高強，就簇擁著他前來祈禳。

「老道的父親半信半疑，對那群海盜說，土著巫婆的法力很高，要想勝過她，必須設立法壇，單獨為林道乾祈禳七日，才有可能去除他的禁制，施法的時候任何人都不能接近，否則施法者和受施者就會走火入魔。

「其實老道的父親想用移魂大法，讓瘋癲的林道乾說出埋藏心底的秘密。林道乾的八字很硬，前六天都無法控制他的心神，直到第七天，他的神智才受到控制，說出前往埋金的人為什麼都沒下山。

「原來他們挑上山的兩罈酒都被他下了毒，連他妹妹林金蓮都不知道。埋完金子，大家爭著喝酒，相繼醉倒，他事先服過解藥，所以沒事，當他取出解藥救治自己妹妹時，發現口袋破了一個窟窿，那一小瓶解藥不知什麼時候、掉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「林道乾雖然殺人不眨眼，對妹妹林金蓮卻情義深厚。他妹妹因他而死，他受不了內心的磨難，就瘋癲了。

「當老道的父親問林道乾藏金地點時，他只說了一句『大樟樹下』，這時一聲沉雷，把他打回瘋癲狀態。那天大雷雨，雷聲隆隆，老道的父親無論怎麼施法，他的心神再也不受控制。

「七天過去，林道乾的瘋症加重。老道的父親對那夥海盜說，巫婆法力高強，知道他在作法，就加強法力，他不是巫婆的敵手，請他們另請高明。據老道的父親說，過不多久，林道乾就瘋狂而死。

「我剛聽老道說這個故事的時候，並沒把它當一回事。過不多久，我結識了一位富商，他說，他祖父是海盜，跟隨林道乾來到暹羅，他也說過林道乾埋金的故事。暹羅有家華人設的書院，有很多藏書，我在一本書上看到，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曾追剿盤據澎湖的潮州幫海盜林道乾，計算年代，和老道他們說的相符。把這些訊息串在一起，我認為埋金的事絕非子虛烏有。

「我到暹羅的目的是考察，看看暹羅適不適合萬門弟兄的發展，所以我探究林道乾埋金的事純粹出於好奇，從沒有動過到台灣挖掘藏金的念頭。」

「今年一月我回到詔安，發現情勢有了變化。去年底，國姓爺派遣左先鋒鎮統領施琅到詔安招攬萬門，我們大哥決定投效國姓爺，前往暹羅發展的計畫已放棄了。跟隨國姓爺抗清當然比遠走暹羅有意義得多，我們正在準備，預備今年底或明年初前往投效……」

郭懷一和病尉遲本來只是靜靜地聽，當萬大明說起施琅，兩人都面現不豫之色，施琅原本是他們老爺的親信，降清後先跟隨殺人魔王明降將李成棟，混了兩年，經過反正，竟然成為國姓爺麾下的統領！病尉遲打斷萬大明的話，問道：「兄弟，你們以後是跟隨國姓爺還是施琅？」

「聽大哥說，我們將編為施琅手下的一個營。」

郭懷一眉頭皺得很緊，病尉遲一聲長嘆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你說下去吧！你來台灣莫不是想挖掘林道乾藏金獻給國姓爺？」

「大哥說對了。」萬大明繼續說下去：

「當我知道萬門將投效國姓爺時，不期然地想起林道乾的藏金，如果把藏金挖出來，作為投效國姓爺的見面禮，那該多麼風光。再說國姓爺即將大舉義旗，需要軍費。我把這個想法說給幾位兄長，大家都表示同意，大哥就派我來了。」

「在出發之前，我就想到，這事必須得到郭大爺的協助，這就是我來求見郭大爺的原因。」萬大明站起身來，左手撫著右肩，吃力地向郭懷一拜倒。

「兄弟——」郭懷一把他扶起來：「快起來！國姓爺是我們老爺的大少爺，你們要投效國姓爺抗清，我怎會撒手不管！」

病尉遲拍拍萬大明的肩膀：「這事我也不能不管，不過金子挖出後，得直接交給國姓爺，不能交給姓施的。」

「道存兄放心。」郭懷一對病尉遲說：「聽說國姓爺治軍嚴厲，真要挖出金子，諒那姓施的也不敢動歪念頭。」

病尉遲點頭稱是，接著向萬大明深深一揖：「兄弟，只要吩咐一聲，為了光復大業，不管水裡、火裡，我周道存把這條命交給你了。」

□ □

病尉遲激昂的言詞，使郭懷一不能自己，他長歎一口氣說：「當年我只想獨善其身，跑到台灣幫紅毛仔開荒種田，後來國家亡了，老爺被賺到北京，我還慶幸自己提早遠離是非。三年前大少爺起兵抗清，大少爺是個文人都有這種膽識，我們四大護院、八大護衛只知道苟安偷生……」說著已哽咽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「該慚愧的是我！」病尉遲也流下熱淚，他整整情緒：「老爺被賺往北京的時候，我聯絡幾位護院設法營救，他們都說，朝廷的大內高手已被韃子收攬去了，我們不是對手。我一個人不敢去救，就逃到澎湖隱姓埋名。當年我們在老爺面前誇耀自己的本領，事到臨頭，本領到哪兒去了？」

「大哥不要這麼說，」萬大明以安慰的口吻說：「我們挖出金子，獻給國姓

爺抗清，就對得起國家了。要是當初進京營救，大哥恐怕早已犧牲，今天還能一起商量這件事嗎？」

「大明說得對。」郭懷一招呼兩人坐下，他低頭思索了一會兒，對兩人說：「這事得要從長計議。打狗一帶水土險惡²，紅毛仔和咱們的人都不願去，打狗山下有塊地，紅毛仔一直找不到人租，我去把他租下來，我們以開墾作掩護，暗地挖寶，只是線索只有『大樟樹下』，可能得費點時間。」

郭懷一頓了頓，眼光轉到病尉遲身上：「大明受傷，又得罪了丹克爾上尉，這事非你周兄出馬不可。這樣吧，我去給你辦個身份，帶領一批墾丁前往打狗，只是這事如果給墾丁知道了會傳揚出去，如不讓他們知道，又缺人手……」

「去了再見機行事吧！」病尉遲毅然接下這個艱巨的任務。

萬大明覺得不好意思，本來應該自己做的事，現在只能待在郭家等消息。他本想悄悄地來到台灣，悄悄地找到郭懷一，再悄悄地前往挖寶，沒想到命運弄人，把他的計畫全打亂了。

郭懷一又對萬大明說：「你必須在我這裡待一段時間，這和探訪族兄的說法不符，這樣好了，我也給你辦個身份，今後不論對外對內，都說你是這裡的護院。」

萬大明要起身致謝，郭懷一把他按下去，正色地對兩人說：「挖寶的事不能讓任何人知道，一旦傳揚出去，那些金子就是紅毛鬼子的了！」

「要不要立個誓？」病尉遲問。

「不必了。」郭懷一說：「金子的事大不了被紅毛仔充公。我有個計畫，比挖金子的事更大。這事我只放在心裡，從沒告訴任何人……」

郭懷一遲疑了一會兒，低聲對兩人說：「紅毛仔只有一千多人³，我們為什麼不能把他們趕走？」

兩人爲之震驚不已，沒想到郭懷一有這種念頭。萬大明想起何斌叫他轉告的話，看來何斌早已看出郭懷一對荷蘭人不服，既然何斌能看出來，荷蘭人不可能看不出來，想到這裡不禁爲郭懷一捏把冷汗。

郭懷一見兩人沒有接話，繼續說：「我就不相信咱們一兩萬人，打不過他們一千多人！」

「大哥要從長計議啊！」萬大明忍不住說出何斌要他轉告的話：「大哥，何斌要我轉告您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不要『呷緊弄破碗』。」

郭懷一沒想到何斌會說出這樣的話，這事他只放在心裡，沒告訴過任何人，何斌難道有「他心通」？他忽然覺得平時小看了何斌，這個洋裡洋氣的年輕人似乎很不簡單。

² 《東印度事務報告》（一六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）：「我們已建議他們考慮是否可以撤出福爾摩莎南部，原因是每年派出去的學校教師和士兵均不斷死亡，甚至可稱之爲殺人坑。」所謂福爾摩莎南部，主要指打狗（高雄）一帶。

³ 當時台灣駐軍編制一千人，通常只有七八百人，這時已將近足額，半數以上駐紮在熱蘭遮城和赤崁一帶。據《東印度事務報告》一六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：「據最新消息報告，整個福爾摩莎現在駐軍有九八四人，我們規定那裡的駐軍人數爲一千人。」據同年一月十日報告：「因爲持續不斷的內戰導致中國人大量湧入……爲確保這一美麗、富庶的殖民地萬無一失，必須把那裡的軍隊——現約七百人，增加到一一〇〇至一二〇〇人。」

「何斌還說什麼？」郭懷一問。

「他還要我轉告大哥，他雖然幫荷蘭人做事，可從沒忘記自己是中國人。」

「是嗎？」郭懷一疑惑地望著萬大明。

「他是這麼說的。」

郭懷一不再言語，有頃，病尉遲打破沉寂：「我看最好能聯絡上大少爺。」

「我也這麼想，」郭懷一說：「可是我和大少爺一直沒有聯絡。」

萬大明猛然想起船老大的話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就幫國姓爺的人傳過信。我怕引起紅毛仔注意，交給普仔，沒敢交給郭懷一。」莫不是普仔沒交給他哥哥？萬大明不動聲色地接口道：

「等我們萬門投效國姓爺，我來推動這事，在這之前大哥千萬不要輕舉妄動……」

這時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萬大明趕快把話收住。幾聲叩門聲響過，管家以驚恐的語調對郭懷一說：

「老爺——，丹克爾上尉來見您了。」